



王大昌

王少华◎著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公司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大昌/王少华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8.10

ISBN 978-7-5559-0675-9

I.①王… II.①王… III.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58131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9.25
字 数 461 000
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8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(詹店镇)泰安路

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-2527860

目 录

3 一 窰

3 1.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

对于王泽田,他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,亲家公韩复榘来祥符后,一旦有个啥三长两短,自己的大妞儿咋办?王大昌咋办?他心里暗暗祈盼着,他那位亲家公还是不要到祥符来。但是,他又不得不做好亲家公真要来到王大昌该咋应对的准备。首先是亲家公的安全。除此之外,就是要给亲家公一个明确的态度,说服自己的大妞儿王雪萍,去跟韩家的大公子韩嗣燮圆房,老这么扯着,总不是个事儿。这两件事儿相比,当然是亲家公韩复榘的安全更重要。

20 2.每章儿的事儿

那郎九爷可是个口无遮拦说话不打脸的主儿,要论喝花茶的道行,郎九爷不在赵督军之下,用郎九爷的话说,自满族入关后,不管哪一旗,喝花茶都是他们的首选。郎九爷品尝王大昌窰制的花茶第一口时,那脸上的德行不亚于赵督军,但嘴里说出来的话,委实让王泽田吓了一跳。郎九爷说:“天津正兴茶铺的花茶,压根儿就不在谱,有点说道的那还是北平的‘吴裕泰’,可恁王大昌的这款花茶,第一口就把‘吴裕泰’打回到1887年以前去了。”

37 3.一帮憨大胆儿

王泽田:“小狗子,我知,你喜欢大妞儿,大妞儿也喜欢你。我是她爹,我又不傻,咱王大昌茶号就这么几个人,成天在我眼皮底下晃悠,我啥不知?心里清亮亮的,只是嘴上不说罢了。但是,你给我记住,王大昌是咱的安身立命之本,即便是祥符的店面有了,咱还有西安的,西安的有了,咱还有亳州的。变天不怕,只要人在,茶号在,生意在,就中。”

63 4. 咋会窜有影儿啦

韩复榘失踪的消息,立即就传到了戴笠的耳朵里。戴笠顿时慌了神,难道这只煮熟的鸭子要飞了吗?戴笠带来的那些手下,基本上都是外地人,虽说已经在祥符城里混了好几天,但对祥符周边的情况一点也不熟悉,要想找到韩复榘,还得依靠对祥符周边地理情况熟悉的本地人。戴笠立马想到了艾三。

84 二 窖

84 1. 该死不能活,该瞎不能瘸

苟书亭应声后,返回了前面柜台,他把“今日歇业”的牌子挂到了大门外,将大门关严实后,一屁股坐在柜台内的椅子上,依然是满脸懵懂。这个大早起来的不速之客到底是什么人,他想不明白,但有一点他已经明白,这个声称要买二十斤“清香雪”的顾客,绝不是来买茶叶的。苟书亭坐在柜台里头,他隐隐约约感觉到,今个可能要出大事儿。

112 2. 咱眼望儿是走一步说一步

王泽田:“你说那还是等于有说。株连九族,满门抄斩,这些词儿都压哪儿来的?这不都是历朝历代发生的这类事儿留下来的吗?俺都这把年纪了,俺做生意置办家业是为了啥?不就是为了恁这些孩儿吗?恁不走,俺走,你以为俺走了王大昌就万事大吉了?你以为俺走了,王大昌就一了百了啦?大姐儿就能安生去抗日救国会为国家做事儿了?别发迷,恁要明白,眼望儿咱王大昌面临危险,要比老日打过来更可怕!”

130 3. 啥叫命? 窜到哪儿是哪儿

魏大公两眼含着泪说道:“司令,别管我魏大公去哪儿,我都等着你,我相信你会逃过这一劫,到时候我还跟着你,像过去一样,咱们还会东山再起。”

艾三在一旁催促着:“中了,别再唠叨了,能不能东山再起那是后话,这一回是死是活,还要看老天爷长不长眼啦!”

当韩复榘在艾三的催促之下坐上车,艾三正准备把车开离的时候,魏大公突然想起了啥,吆喝了一声:“等等!”

145 4. 明知是个坑还要往里跳

当郎九爷窜到寺门,把大姐儿王雪萍要在阴历十六那天启程前往漯河,去跟韩嗣

變圓房的事儿告诉沙玉山时,沙玉山俩眼一亮,一拍大腿:“啥叫人物!这才叫人物!大妞儿是咱祥符城里最人物的角儿!”沙玉山当即拿出了一些大洋,交给郎九爷,他让郎九爷去张罗来祥符城里最好的盘鼓,还有一班吹红白喜事的老手。用沙玉山的话说,他是穆斯林,不便张罗汉人风俗上的事儿,让郎九爷出面,给大妞儿王雪萍办个排排场场的出嫁仪式,用八抬大轿把大妞儿王雪萍抬到漯河去。

165 三窖

165 1. 咱卖咱的茶,日子凑合着过吧

马掌柜:“俺这个晋阳豫和恁王大昌一样,也算是祥符城的门脸,不能骨堆(蹲)着尿,俺要是人去楼空,岂不让祥符的父老们说咱有椽儿(胆量),看不起咱,你说吧。”

王泽田:“我倒不是这么觉得,我不想走,是因为刚窖制完四月份下来的新茶,藏吧,有地儿藏;不藏吧,好几百斤又带不走。对我来说,茶就是我的命,茶在,命在,真是要摊为茶把命丢了,我也对得起‘王大昌’这块牌子了。”

177 2. “清香雪”惹了个大扑出(大祸)

众人在岩琦的暴跳如雷面前束手无策,就在这时候,站在二楼上的大妞儿开口说话了,她不是说话,而是冲着岩琦叫骂:“恁这算啥本事,手里拿着枪拿着刀,要杀手无寸铁的人。俺王大昌是卖茶叶的,压开业到今天,瞅着俺不顺眼的人,跟俺过不去的人,要跟俺斗的人,几乎全都是卖茶叶的人。有一号人像恁这样,住着俺的房,喝着俺的水,点着俺的灯,还要杀俺的人。恁的人为啥被兔枪轰了?因为恁不是俺祥符人,不是俺中国人,恁是侵略者!在俺祥符人眼里,恁是标标准准的腌臢菜,我手里有兔枪,我要是有,照样掂着兔枪轰恁个鳖孙!”

199 3. 找茶

王泽田:“我想说的是,这跟斗茶是一个理儿。斗茶起源于咱国的唐宋时期,那时候可以说斗茶遍及全国,尤其是咱这儿,都城,生活富裕,银子全花到这些被人们认为是高雅的玩意儿上。就拿祥符城来说,自北宋被金灭掉以后,几乎所有的高雅玩意儿,和制作这些高雅玩意儿的手艺人,都被金人掳掠走了。官瓷绝迹是因为绝了制作的技艺,做官瓷的手艺人有,官瓷自然就有了。可是,奇怪的是,茶叶跟瓷器不一样啊,为啥斗茶在咱这儿也不时兴了呢?倒是人家日本,比咱热衷,茶道,斗茶越玩越好,越玩越神,已经玩得欺负到祖宗头上来了。唉,也难怪,打仗打不过人家,斗茶也难怪斗得

过人家啊……”

220 4.这事儿,越玩越大

艾三有想到的是,他这个想法竟然被汇报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那儿,程长官对这个想法大为赞赏,夸艾三的这个想法有脑子,这个文章做好了,搞不好会影响到整个中国战区。程潜当即就下达命令,利用祥符城的重阳斗茶,干老日一家伙!

234 四窖

234 1. 明个重阳

苟书亭的目光回到了宣纸上,低声读道:“王泽田,字颂章,生于清穆宗同治十一年,河北冀州人士,清德宗光绪六年丧父,十足八龄,父去世家道日衰,同幼妹二人,仰靠家中微量存银与母南氏纺织为生,颂章幼年三年私塾,勤敏好学,事母至孝,少年学徒制茶,出师后迁徙祥符筹资作本,经营茶庄,生意兴隆,成家立业,养儿育女,感恩中原,视祥符为故乡,不料想贼寇入侵,破我福延,置王大昌俱在恐慌之中,于民国二十九年重阳挑起斗茶,颂章不卑不亢,率正大林、义利成联手抗击,倘若吾等因得罪东洋人死于非命,至亲家人不必悲伤,颂章为茶至高无上死而不悔,为祥符荣誉死而后已。如尔等阅读到此遗书时,吾已死焉,尔等要依照吾之嘱咐,将吾埋葬于祥符,吾生为祥符人,死为祥符魂,尔等需将父业继承,王大昌屹立于祥符不变,牢记吾‘明德笃行’经营之道,切记切记……”

250 2. 王大昌今个可热闹

西川微微一笑,说道:“你说得不错,这道程序的确叫‘关公巡城,韩信点兵’。在此之前,我与王掌柜商量,认为‘关公巡城,韩信点兵’太刀光剑影,杀气太重。此次重阳斗茶,我们本着日中亲善、和为贵的基本精神,远离战争,靠近文化,所以,才将‘关公巡城,韩信点兵’改为‘祥龙行雨,凤凰点头’,有什么不妥吗?”

263 3. 裤裆里的手榴弹

众目睽睽之下,西川站起了身,他用目光扫视了一圈现场,然后用一种平静又毋庸置疑的声音,一字一顿地说道:“本次日中重阳斗茶,优胜者是,祥符王大昌——中原菊香雪。”

277 4. 一杯樱花茶

苟书亭把报纸撑开,大致溜了一眼这张今个的《新河南日报》,第一版上有一篇对夜个斗茶轻描淡写的报道,说重阳斗茶因遭到敌方蓄意破坏,斗茶程序并未完成,日方高风亮节承认王大昌“中原菊香雪”虽夺标,但缺乏含金量,而日方的“宇治绿茶”却是虽败犹荣,赢得赞誉。在这篇报道下方,登出了一首诗,这首诗的作者便是何秀秋。

霜打嘉木根基深
倾倒众生缘芳痕
秋日菊香一城景
卿本美善何择人
旧帝新君皆念恩
去国还乡不忘本
茶主且奉压箱茗
结义重阳后世闻

297 5. 犟筋头碰见了犟筋头

沙玉山把茶杯慢慢挨到王泽田的嘴边,小心翼翼地将茶水一点一点喂进他的嘴里,一边喂一边说:“我的老哥哥,你还想啥,这辈子你要啥有啥,一个人压河北甯到这儿,混了一家人子,又混了恁大一个门面,混得半拉中国喝茶的人都知咱祥符有个王大昌,混得那些恨你的人把牙咬得咯嚓咯嚓响,混得那些让喜欢你的人两天见不着你翘急。就这吧,我的老哥哥,够你的了,你比我厉害。你敢敲明亮响跟老日摆擂台,我可不敢,我只敢悄悄地跟那些卖尻孙干。我的老哥哥,你真的值了,男人这一辈子,说到底就是混个脸面,瞅瞅你老哥哥这脸面混的,能把老日吓甯不敢在王大昌住,走的时候连个响声都不敢打,他们怯啥?卖尻孙们怯的不是你这个人,是怯你做出的茶,怯这杯‘清香雪’……”

“咕嘟”一口,王泽田的嘴里连茶带血涌了出来……

320 五甯

320 1. 老日打甯了,麻烦更大了

这一年的夏天,苟书亭历经辗转,千辛万苦,压福建进了一批茶叶回来,甯罢了六甯的“清香雪”,把写好“新茶到”的牌子刚刚挂到店门上,就听见鼓楼上面有人掂着铁皮话筒在声嘶力竭地吆喝——“老日完蛋啦!老日投降啦!老日被咱打甯了!”紧接

着,满鼓楼街上的人都在奔走相告,放鞭炮,敲盘鼓,扭秧歌,散传单,开怀大笑,泪流满面……

335 2. 榨死人不偿命,那是自找的

大妞儿在沙玉山等人的护送下,顺利地渡过黄河。在渡黄河的时候,木船划到了黄河中央,大妞儿压随身携带的那个布包包里,摸出了蒋委员长送给王大昌的那只铁皮茶叶盒子。这只茶叶盒是前一天晚上大妞儿塞进布包包的,她不愿意再让苟书亭见到这只茶叶盒子,在大妞儿的眼里,这只茶叶盒子里面装满了心酸,装满了爱恨,她不认为这只茶叶盒子能成为王大昌的护身符,或许它能变成王大昌的灾难。不管是福是祸,她都不想再把它留在王大昌。

大妞儿压布包包里掏出茶叶盒,掂在手里看了两眼之后,随手将它扔到了黄河水里。

353 3. 新伙计带来的大碍噻(麻烦)

当那个被押着的女人压苟书亭身边经过时,用眼睛瞅了瞅苟书亭,她似乎认出了苟书亭,在用眼神给苟书亭传达着什么,想说话又不能开口,一种焦虑和无奈在她的眉宇间散发着。也就在这一瞬间,苟书亭彻底明白了一切……

370 4. 是福不是祸,是祸躲不过

艾三:“承认就中。”

苟书亭:“三叔,我也是有法儿啊……”

艾三:“小狗子,我不会再问那辆架子车上藏的是啥东西了。我只想对你说,别给自己找事儿,谁也不知在这一两年里会发生啥,王大昌就是个卖茶的,安安生生卖恁的茶,别掺和到政治里头来,掺和到这里面那可是比害眼厉害得多!”

386 六 窖

386 1. 咋就不能安生一点儿呢

王世英小心翼翼地挖开土之后,一只长方形的榆木箱子出现在了俩人面前。当俩人把这只榆木箱子的盖儿掀开之后,俩人被箱子里的物件惊得说不出话来,只见那木箱子里面,装着满当当的银元,有好几万块。

老半天,王世英才回过神来,问道:“老掌柜留下的?”

苟书亭：“除了他，还能有谁。”

401 2. 谁能捋住谁的嗦

苟书亭：“常金福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俺王大昌跟你福建茶庄，往日无冤近日无仇，就摊为俺不愿意与恁合作，你就一而再、再而三加害于俺，逼走了大姐儿，搭上了徐四儿的性命，眼望儿你还不依不饶，诬告俺把解放军的电台交给了国民党反动派，你这是要把俺王大昌赶尽杀绝啊！我告诉你常金福，俺王大昌自打民国初年创办以来，有想跟任何人结仇结怨，既然你一心想把俺王大昌置于死地，那俺只有奉陪。”

416 3. 咋恁多缠不完的瓢

沙玉山给苟书亭送来一块刚出锅的牛肉，说是他父亲留下的老配方上自己又加上了点内容，作为一个尝试，煮了一锅肉，让老朋友们尝尝中不中，如果中，他就准备改进一下下料的配方。沙玉山在让苟书亭尝肉的同时，又带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，“老凤祥”金店的经理被政府给抓了，被抓的原因是，三年前在祥符解放不久，他打造了一颗大金牙，送给了一名新政府的官员。“三反五反”运动这么一来，那名官员给吓尿了，主动把嘴里那颗大金牙抠下来上交。原本那颗金牙藏在嘴里谁也不太注意，抠出来一交公，便成了大事儿，自己被组织审查不说，还以贿赂政府官员的罪名，把“老凤祥”的这位经理给绳了起来。

430 4. 日子还得过，茶咱还要喝

当蓝向东领着政府的工作人员，在一片盘鼓声中，把那一箱子银元用车拉出王大昌的时候，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傻了，市里的领导、报社的记者、银行的工作人员、各行各业的经理，以及围观群众，都瞪大了眼在听蓝向东用激动的语言大声宣布。

蓝向东：“同志们，市民们，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，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初步盘点，咱们祥符的王大昌茶庄，捐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钱数为，五十三亿旧币，也就是说，折合成人民币，可以购买三架半飞机……”

445 后记：一路平安

窖[yìn]

地下,窖藏。

窖[xūn]

同“熏”,茶叶制作的一种方法。把茉莉花等放入茶叶中,使茶叶窖染花的香味。

在花茶窖制中,业内通常念此字为窖[yìn]



一窰

1.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

祥符城里一棵茶,不等春来早发芽,
两边发的绿叶叶,中间开的白花花。
大姐采来头上戴,二姐采来诓娃娃,
唯有三姐不去采,手摇纺车念挂他。

——选自河南茶谣

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1月8日那天,整个豫东平原飘起鹅毛大雪,一天工夫,祥符城就盖上了厚厚的白被子。夜幕降临后,站在市中心鼓楼街的王大昌茶号门口打眼向西望去,白花花一片天地之中,鼓楼高挑的飞檐下,几盏大红灯笼,在纷飞的雪花中孤零零地摇曳,显得格外扎眼,给这座白色的城池凭空增添了几分妖娆,在这分妖娆中,鼓楼却又显得十分孤独。

空荡荡的鼓楼街上,被冻得瑟瑟发抖的苟书亭,独自站在王大昌茶号门前,他缩着脖,跺着脚,用嘴里的哈气哈搓着俩手,不停地向东西两边张望着。他是在按照掌柜子王泽田的意思,到门外观察茶号附近是否有陌生人徘徊。此时此刻,站在店门外的苟书亭,内心的复杂不亚于茶号内的掌柜王泽田。

空旷的鼓楼街上,连个人影都瞅不见,静谧的街道上,只有天空飘落下来不断在加厚的积雪。其实,苟书亭完全冇(河南开封方言,意为“没有”)必要站在店门外受冻,只是他不愿意在店内瞅掌柜子王泽田那张枯蹙(皱巴)脸,掌柜子那张脸,已经让整个茶号里的人糟心了一整天。苟书亭心里清亮,如果掌柜子王泽田的那个亲家公,就是人人皆知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,这两

天真的要来祥符的话,一切可就真难说了,大姐儿王雪萍就是再不愿意,恐怕也当不了她爹王泽田的家,别不过她爹的筋。尽管掌柜子内心的苦楚和他那张脸一样,可谁都清亮,谁也都不清亮。王泽田是有口难言?是自己不当自己的家?事情当然有人们想得那么简单。

苟书亭心里在骂:韩复榘,你个鳖孙,好歹不来了吧,你要是来了,好歹像掌柜子和郎九爷他们议论的那样凶多吉少吧,好歹让蒋委员长给你绳起来吧……

在苟书亭的眼里,雪越下越急,越下越大。整条鼓楼街上,除了一片银白色,已经瞅不见其他的颜色了,所有街两边的商铺门面,无一不在加厚着自身的白色压力,虽然是雪,看上去却很有分量,凝重而又神秘……

王大昌茶号内,王泽田掩饰着内心的苦楚,很有仪式感地在铜脸盆里净罢面,洗罢手,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冠,端起茶案上的官瓷盖碗,漱了漱口,然后向摆在长条几上的一个铁质、半尺见方、上面印有一个旗袍女郎的空茶叶盒子,焚香膜拜……

一旁,穿着大棉猴(棉长袍)的郎九爷,端着水烟袋呼噜呼噜地抽着,在一口口烟雾缭绕中,瞅着正在焚香膜拜的王泽田,脸上流露出一丝不屑。瞅着王泽田膜拜罢之后,郎九爷把手中的水烟袋往桌上一搁,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,说道:“想当年,老佛爷把驻汴八旗军扔在里城大院不管,有吃有喝,逼着军士们跑到城外去刮盐土,那过的叫啥日子?军头们还不是早晚冲着老祖宗们的画像三拜九叩。啥用?有用。”

王泽田:“中了,你能不能说点打粮食的话。俺亲家公真要是来祥符,有个啥三长两短,你说,俺这王大昌算是咋回事儿?你这是阎王不嫌小鬼瘦是吧?我的九爷,别站着说话不腰疼,事儿有落在谁身上,真是……”

郎九爷:“别管真来假来,天要下雨,娘要嫁人,谁也不当蒋委员长的家。你以为东大寺门的沙玉山是谁,二郎神,还是孙悟空?哼哼,沙老二,一个卖五香牛肉的,他还能把蒋委员长咋着?那才是出了大鬼。老哥哥,相信我的话有错。”

王泽田:“这不是有病乱投医嘛。”

郎九爷重新端起了水烟袋,用捻儿点着后,呼噜呼噜吸了两口,眨巴俩小眼睛,琢磨着说道:“有一点我搞不懂,恁亲家公咋就跟蒋委员长弄不得劲了

呢？他俩不是些（很，非常）好吗？跟冯玉祥、阎锡山，在中原掐架那会儿，恁亲家公不是还帮了蒋委员长的大忙吗？咋就又闹掰脸了呢？”

王泽田：“上层的事儿，咱闹不懂，一会儿这个跟那个翻脸，一会儿那个跟这个又尿不到一个壶里。中了，别咸吃萝卜淡操心了，咱就是个卖茶叶的，操心挣咱自己的银子，办好咱自家的婚丧嫁娶吧。我就是担心，万一亲家公借着蒋委员长让他来祥符开会的工夫，蹿到咱王大昌来了，咋办？”

郎九爷依旧在琢磨：“我夜个（河南开封方言，意思为‘昨天’）听说，济南也被老日给占了，老日这可是怪猛啊，恁亲家公是山东省主席，老日占了他的窝，他眼望儿（河南开封方言，意思为‘目前，现在’）在哪儿呢？”

王泽田：“别管他在哪儿，只要不来祥符就中。你说，他要真来了，我，我咋跟他见面？见了面说啥？咋说？唉，这个鳖孙大姐儿，非把我气翻肚不中！”

面对王泽田的唉声叹气，郎九爷想劝说劝说，可他不知咋去劝说。王家大姐儿，可不是个一般的姐儿，不单是模样长得漂亮，还是个喝过墨水的姐儿，又有思想，又有主见，她爹的道理在她那儿管不管用，两说。

对于王泽田，他当然知道事态的严重性，亲家公韩复榘来祥符后，一旦有个啥三长两短，自己的大姐儿咋办？王大昌咋办？他心里暗暗祈盼着，他那位亲家公还是不要到祥符来，但是，他又不得不做好亲家公真要来到王大昌该咋应对的准备。首先是亲家公的安全。除此之外，就是要给亲家公一个明确的态度，说服自己的大姐儿王雪萍，去跟韩家的大公子韩嗣燮圆房，老这么扯着，总不是个事儿。这两件事儿相比，当然是亲家公韩复榘的安全更重要。

黄昏的时候，在军事委员会密查组祥符工作站任职的艾三少校，冒着纷飞的大雪来到王大昌，把韩复榘可能来祥符的消息告诉了王泽田。艾三说，仗打得不好，蒋委员长要亲自在祥符召开第三、第五战区军事会议，军事密查组的最大长官戴笠，已经到了祥符，而且带来了一大帮密查组的人，那架势瞅着有点不太对。因为负责本次会议安全保卫工作的，应该是由刚升任河南省主席的程潜安排，戴笠带着大批人马出现在祥符有点喧宾夺主不说，这帮子人根本也不听程潜的招呼，他们要干啥也根本不跟程潜沟通。以艾三的经验判断，戴笠这帮子人是来者不善。山雨欲来风满楼，搞不好要出大叉劈（河南开封方言，意思为“意外事件”）了。

郎九爷听艾三说,戴笠来到祥符的当天,就把艾三给叫去了,在与戴笠谈话的过程中,戴笠的话引起艾三高度警觉的原因是,戴笠一个劲儿在打听祥符城中“河北帮”的情况。所谓“河北帮”,就是在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期间,一干子河北人,依靠韩复榘在祥符城里形成的势力,这其中就包括王泽田创办的王大昌茶号,因为王泽田和韩复榘是河北老乡。在与戴笠的谈话中,艾三发现戴笠对祥符城里“河北帮”的情况门儿清,对王大昌茶号里的那些事儿也了如指掌,甚至连每年压(河南开封方言,意思为“从”)杭州运来多少斤西湖龙井,都能一嘴说出来。戴笠还问到了韩王两家的婚事儿,并微笑着对艾三说:“俗话说,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,嫁给猴子满山走。婚也订了,报纸也登了,贺礼也收了,新娘子不去圆房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,王掌柜又不是不知道韩主席的大公子有疾在身。这下可好,就连委员长都派人专程从南京送来了贺礼,其他人还用说吗,民国要员和各路诸侯一个不卯,礼没少收,新娘子待在祥符不去见夫君,人人皆知,你说这叫什么事儿。”此时的艾三,心里已经越来越清亮,戴笠领着一大帮子密查组的人来祥符,绝对是冲着韩复榘的。

艾三把他掌握的情况告诉王泽田之后,喝了两杯茶就抬屁股匆匆离开了王大昌。在艾三走后不到半个时辰,靳文溪坐着一辆人力车也来到王大昌。韩复榘虽然去山东任职多年,在祥符城一直保留着韩的一个联络站。其实,人们都可清亮,啥联络站,有啥可联络的,说白了就是,韩复榘设这么一个联络站留在祥符,就是为了照顾自家亲戚和“河北帮”的一大帮子人。联络站是一个官方机构,靳文溪被韩复榘任命为这个联络站的站长,因为靳文溪是韩复榘的铁杆儿,同是韩的河北老乡。

靳文溪来到王大昌,给王泽田带来的消息更糟糕。他告诉王泽田,下午,韩主席压曹县那边给他打来电话,尽管他在电话里一再劝说韩主席不要来祥符,可听韩主席的口气还是有可能要来。韩主席对靳文溪说,尽管李宗仁、蒋伯诚、程潜、孙桐萱等人都劝韩主席不要多虑,与委员长只是有一点误会罢了,用祥符话说,当面一拆洗,啥事儿也都有了;尽管远在北平治病的刘湘,专门给韩复榘打了电话,在电话里,把韩去祥符必定是凶多吉少的警钟敲得当当响,韩主席却置之度外,在电话里对靳文溪说,只有一种可能不来祥符,那就是王大昌掌柜子的大姐儿王雪萍,去漯河与大公子韩嗣燮圆房,成为名副其实的夫妻。

靳文溪一番话砸得王泽田心里透不过气来,靳文溪的意思很明白,一切还为时不晚,只要大妞儿同意去漯河与韩家大公子圆房,亲家公就有必要来祥符冒这个险。也就是说,亲家公来不来祥符的主动权,在大妞儿王雪萍的手里攥着呢。靳文溪一走,王泽田叫着夫人闫氏一起来到大妞儿王雪萍的屋里,夫妻俩晓明利害,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大妞儿一个多时辰,面无表情的大妞儿王雪萍,只是专心致志地绣花,根本就不搭理他俩。

面对大妞儿这般态度,王泽田一点招都有,两口子压后院大妞儿屋里出来后,正碰上压作坊里出来的伙计王世英,是王世英的几句话提醒了王泽田。王世英对王泽田说,他听作坊里的黄师傅说,五窖“清香雪”的味道,好像还不如四窖的味道,可能是茉莉花换了产地的原因,不在于窖制的次数多少。王世英这几句话是说“清香雪”的窖制,却一下子提醒了王泽田,他想,戴笠再厉害,再噎胀(河南开封方言,意思为“嚣张”),势力再大,要在祥符地面上对亲家公下手,他们照样心有余悸,因为祥符不是他们的地盘,利用祥符地面上的势力,对亲家公进行保护,或者说在亲家公到达祥符之后,让蒋委员长见不着亲家公的面,不就万事大吉了吗?时过境迁,有准儿要不了多长时间,蒋委员长又跟亲家公尿到一个壶里了呢。

对,只要亲家公来祥符,咱就先把 he 保护起来,让蒋委员长见不着亲家公的面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,王泽田把自己这个想法跟郎九爷一说,郎九爷觉得这个办法倒是可行,只是认为,如果去找东大寺门的沙玉山帮这个忙,分量好像不太够。沙玉山一个卖牛肉的,尽管一身玩意儿,身手很好,能打仨贴俩,那也不具备保护韩复榘这号大人物的实力啊!

王泽田跟郎九爷想的却不一样,他认为祥符这块地面与其他地面最大的不同就是民间。往远里说,早在宋朝,宫廷与坊间那种千丝万缕的纠缠,就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,皇上都能避开宫中恁多双眼睛,窜到朱墙外面,钻入市井中去寻欢作乐,宦官宫女更是与民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际交往,这种景观是任何朝代都见不着、也是任何朝代所不具备的。不说远的,单说近的,冯玉祥主豫那会儿,唠嘴的时候,还经常窜到背街小巷里去,喝胡辣汤吃油馍头。还有自己的亲家公韩复榘,虽说在祥符待的时间不长,可他与祥符民间豪豪(厉害角儿)们的交往也是众所周知。戴笠要不是隔意(担心)这,咋会带着恁多人来给蒋委员长打前站,戴笠心里也可清亮,在祥符这个地盘上,韩复

渠的影响力要比蒋委员长大。

王泽田拿定主意,说啥也要保护自己亲家公的安全。他认为,只有韩复榘安全了,王大昌才能安然无恙和繁荣昌盛,自己的大妞儿才能有个盼头。

苟书亭按王泽田的意思,让家住在东大寺门的伙计王世英,去东大寺门找沙玉山。对苟书亭来说,他压内心里恨透了王泽田,巴不得韩复榘一进开封城就完蛋。自打小半年前,有一天的二半夜,苟书亭和大妞儿悄悄溜进作坊,大妞儿告诉他她爹做出决定,非得让大妞儿与韩嗣燮订婚那天开始,苟书亭杀王泽田的心都有。那天的二半夜,王雪萍在苟书亭面前哭得很痛,苟书亭虽然有哭,但他心在冒血,他真的想下决心带着大妞儿私奔。可他不敢,他一介草民惹不起韩复榘不说,父母姐妹一大家子人还要指望着王大昌吃饭。苟书亭心里可清亮,别说在祥符城,就是跑到比祥符城更大的地儿,也很难找到比王大昌茶号更好的饭碗。

那个二半夜后时隔有两天,王泽田在“又一新”饭庄,举行了大妞王雪萍与韩嗣燮的订婚仪式。那场面,那派头,那才叫“小母牛掉进水缸里——牛逼透了”,让祥符城里所有的豪豪都傻脸,民国政府所有头面人物,有头有脸的大角儿小角儿,上至蒋委员长、白崇禧、李宗仁,下至各路地方官员,全有贺礼和花篮敬送,那么排场的花篮和眼花缭乱的礼品,整个“又一新”压门里到门外,楼上楼下都摆满了,连个插脚的地儿都有。在所有的贺礼里面,蒋介石的贺礼体积最小,是一只半尺左右高的铁皮茶叶盒子,上面印着一个穿旗袍的时尚女郎。贺礼最小,意义最大,醒目地摆放在礼桌的最中间,凸显出这份礼品是所有贺礼中的重中之重。对王泽田来说,这是啥样的身份,啥样的面子,啥样的劲头,别说祥符,整个中国的茶号,能找出几个像王大昌这样体面的茶号来?发迷!

那天,韩王两家在“又一新”订婚,王泽田可算风光透了,可是令所有前来吃订婚酒席的人不解的是,恁大个事儿,韩家的男主角韩嗣燮却有来,王家的女主角王雪萍也有到场,只是靳文溪代表韩家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,王泽田代表王大昌说了一番礼数俱全的感谢之词。前来参加订婚宴的人当中,只有极少数人把底,韩大公子不能前来出席他自己的订婚仪式,是因为他疾病缠身;而王家大小姐为何不露面,却让人大惑不解,王泽田和家人的解释是,大小姐王雪萍感冒发烧,医嘱卧床休养。且不知,就在“又一新”订婚宴的